

風

北方篇

瀋陽：奉天猶存將帥府

流

相關人物

趙爾巽 張作霖 張作相 吳俊升 湯玉麟
張學良 張壽懿 楊宇霆 常蔭槐 萬福麟





現在的瀋陽市，晚清和北洋時代叫奉天。

蒼茫的遼河平原上，原本是沒有這座城市的，到了遼國，人們才在瀋水的陽坡上建了一座城堡，名瀋州。後來，金滅遼，元滅金，明滅元，清滅明，五、六百年間，幾度民族征戰過後，這座南下北上必經之路上的軍事要塞，越建越大，名字也由瀋州而瀋陽而盛京。等剽悍的八旗子弟兵殺入山海關內讓年號「順治」的小皇帝坐定紫禁城後，盛京便不再是大清國的興盛之京，成了「留都」，並改名「奉天」。好學的清朝統治者仿的是漢人皇家成例——你們不就把南京和北京改為應天府和順天府了嗎？應天、順天、奉天，說的是一個意思，都是在昭告天下：「君權神授，朕乃天子，命中注定，切勿眼紅。」至光緒三十三年（1907），清廷將奉天將軍和奉天巡撫所轄的廣袤黑土地設為了奉天省，「奉天」便又成了關外第一省的名稱。

前奉天城裡，努爾哈赤和其子皇太極的朱牆金瓦的陽宅與陰宅——瀋陽故宮與東陵、北陵，無不在向世界顯示著一個王朝的崛起與強盛，每個乍到瀋陽的人，都會慕其名而前往參觀。所以，十年前，我第一次到瀋陽的時候，就把那些前清的輝煌遺產看了一遍。

然而，瀋陽還有一種獨有的歷史遺產，卻久被世人忽視，這便是中華民國北洋時期奉系要人們的府第。因為這個草莽裡殺出來的軍事集團的存在，20世紀前葉的中國歷史舞臺上才生出許多驚心動魄的場景。民國初年的奉天，在史家眼中，也許難比清朝前期的盛京那麼要緊，但在我看來，卻因距今天相去不遠而更引人入勝。

今秋，當我第三次到瀋陽的時候，才用了整整一天的時間，把幾處倖存的將門帥府搜尋了一圈兒。

真巧，我總是在秋天踏上這片黑土地。秋是東北最美麗的時節，長風拂淨了所有的浮雲疑霧，讓天亮出了豪爽到底的湛藍本

瀋陽：奉天猶存將帥府

色；大地像星期天的女兵，脫掉了一統的綠衣而換上了色彩斑斕的時裝，盡顯著固有的美麗與多姿。趁秋陽無遮無攔，視線無拘無束，我想用自己的眼睛打量那一段被妖魔化了的奉系歷史。

奉系領袖張作霖，字雨亭，時稱「奉張」。這個出生於遼西平原貧寒農家的窮小子，非但沒有顯赫的身世與科舉的功名（這可是封建時代走上仕途僅有的兩條路），反倒有過當「鬍子」（東北人對土匪的代稱）的極不光彩的履歷，但他卻能帶領一幫和他一樣沒有家庭背景與文化基礎的老夥計們（打短工的、蓋房子的、賣豆腐的、當土匪的，他當土匪前還是相馬、醫馬、騙馬的），在遼闊在黑土地上一氣打拚成功——十幾年間，奉系成為擁兵二十萬的軍事政治集團，他本人也由駐守奉天的陸軍師長一躍而為一度把持中央政權的中國頭號人物。在那樣一個被正統觀念禁錮著的時代，這不是一個天大的異數嗎？

孕育奇蹟的地方，當然要先看，所以，一大早，我就來看張作霖的故家。這也是世上唯一對外開放的奉系遺址。

「張氏帥府」在瀋陽古城的南城牆內，那道城牆，早已被一條東西向的大馬路所取代，路曰「南順城路」，是一條車輛如流的交通幹線。三年前我曾初訪此宅，大門外掛的是「遼寧省近現代史博物館」和「張學良故居陳列館」的牌匾；府叫「少帥府」，路叫「少帥府巷」，一切都與張作霖無關。小巷與大路之間，是幾座雜亂的居民樓，深深的帥府四合院和院後的大、小青樓，都被隔在了滾滾紅塵之外。而今，居民樓已夷平，「張氏帥府」的大理石牌就鑲在大門外的牆上。豁然府前廣場讓人視野大開，進入廣場的東西入口處，立著一方簡單的標牌：「禁止機動車、自行車、寵物進入廣場。」昔日深藏不露的元帥府，終於直接面對繁華世界了。

其實瀋陽人不叫這兒是「少帥府」，而是直呼「大帥府」，因為這確是張作霖主持興建的私邸。動工時，張是駐守奉天城的



瀋陽「張氏帥府」正門。

中將師長；竣工時，他已升任奉天督軍兼省長。那時，張學良才是個十三、四歲的孩子，被人奉為「少帥」是為了拍他爹的馬屁，名不副實嘛！直到他繼任了亡父的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一職後，才算實至名歸的元帥。所以，稱此宅為大帥府更恰當。

有清一代，軍無「帥」銜，最高軍銜為「將軍」，只有滿人才可膺任，如張作霖當時的領導趙爾巽，因先人入了旗籍才得以出任盛京將軍。民國初期，本也無「帥」，各省一把手叫督軍，「將軍」只是榮譽頭銜，張作霖就被民國大總統袁世凱授予過「盛武將軍」的光榮稱號，後來更被北京政府授予「鎮威上將軍」殊榮。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察哈爾、綏遠，這一大片北中國的疆土都成了這位東三省巡閱使兼蒙疆經略使的轄地。若要訓話，手下的督軍和省長足能站成一排，所以，這個短小精悍的人無愧於「帥」這頂雞毛帚高帽。至於後來他成為代行國家元首職權的安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那更是名正言順的大帥了。

瀋陽：奉天猶存將帥府



走上權力巔峰的張作霖難抑得意之色。

看大帥府，須花 20 元錢。莫道君行早，看客已盈門，且遊覽車正如列車般銜接駛來。

據史料載，此地本是清奉天府道員榮厚的一所舊宅，宣統三年（1911）深秋，洮南府奉天前路巡防營統領（大約相當於團長）張作霖擅自率部趕至省城，自告奮勇地請命彈壓「亂黨」，得到總督大人正式任命後，他便租下了這座宅子。民國成立後，他從大清帝國的關外練兵大臣、二十四鎮統制，搖身變為中華民國第二十七師師長，有能力和

心思擁有自己的宅子了。於是，他買下此宅與西側的江浙會館，破舊立新，歷時兩年，重建了這座更大的四合院。後來，因夫人越娶越多，子女因之不斷增加，他便在後院東側建了一座二層青磚小樓。再後來，因權勢越來越大，政務因之不斷增加，他又在後院西側建了一座三層青磚大樓。沒有多少文化的「雨帥」不會給兩座新樓取個附庸風雅的名字，便根據其體積大小隨口叫成了大青樓和小青樓。

既是豪門，照例有寬大的影壁和氣派的大門。但破例的是正門內的橫匾，卻是「治國護民」四個大字——這哪是山海關外的一個年僅三十多歲的師長有資格想的事？進入張作霖起居、辦公



的二進院，才知還藏著更「惡毒」的呢：一圈兒青石浮雕嵌於窗下，其中兩塊的圖案是傳統的獅子在吃水果和滾繡球，題字分別為「獅子吃各果」與「獅子握寰球」。聽導遊講解後才恍然大悟：這竟是寓意本師長（獅）要吞吃各國（果），要掌握寰球！九十年前的張作霖，連省領導都不是，卻雄心壯志衝雲天，真得讓人狠狠刮目相看！

二進院的東西廂房是當時的祕書長與祕書處辦公室。張作霖居五開間正廳，中為通道，東間為臥室、辦公室，西間為會客室。辦公桌前，端坐著一個極逼真的蠟像，戴黑緞帽，穿紫絲褂，神情專注，腕懸毛筆，似擬軍令狀，宛若張作霖再世。出身貧寒的張作霖只在少時念過三個月私塾，但其字卻寫得並不差，會客室裡就懸著幾幀他題寫的對聯與橫幅，雖不合王顏歐柳，但有一股子鄉野之氣甚或咄咄逼人的霸氣。

三進院是「後宮」，是他眾多夫人與孩子們的住處。

張作霖一生娶過六位女人。患難之妻趙氏與他同歲，二十歲時兩人結婚，張作霖只是個軍餉不多的哨長（連排長一類小官）。後來因為窮，他回鄉又幹起「馬大夫」的老本行，因為「鬍子」們瞧馬，竟也跟著落草入了綠林。「鬍子」是東北人對土匪的另一種稱呼，這也是後來其他軍閥蔑稱他為「鬍張」、「鬍帥」的由來。那陣子東北很亂，土匪成群，農民們一衝動就入了夥，大概如同現今搞直銷的，明知不是好事也要加入，都是想發財！但他看不慣綁架女人質的恐怖襲擊活動，便退出綠林，成了防範土匪侵擾的鄉間武裝「保險隊」的頭領，後攜三四百人接受盛京將軍的招撫成為新民府巡警馬隊的營級軍官。在此後的頻繁剿匪戰鬥中，他因戰功而屢獲升遷，至民國前夕已經是旅長一級的部隊首長了。這期間，趙氏為張家生下一個女兒和兩個兒子，其中長子即乳名小六子的張學良。但這位張趙氏，因出身農家且形象欠佳（據說有點斜視）而無法讓男人稱心，丈夫把她一

瀋陽：奉天猶存將帥府

個人留在了新民縣的家裡，自己則帶著不斷娶來年輕漂亮的新婦出入官場，直至成為省城的最有實力的高級軍官。封建王朝壽終正寢那年，趙氏也一病不起，待丈夫成為中華民國的堂堂「師座」時，她淒然謝世，時年三十八歲。三十八歲的張作霖正是心身最健的時候，他已經在奉天城裡擁有了三位小妾。但髮妻的死似乎很使他懺悔了，因為他不光在妻子病重時頻回故家探視，而且還將其厚葬於自己家鄉的祖塋裡；更有甚者，他把正室的名分一直空著，到死也未將哪個側室扶正。

大夫人不在了，位置最尊貴的正廳東間就成了二夫人的住處。這位「東宮娘娘」是一位鄉村塾師的女兒，所以就有一個很雅致的名字，曰盧壽萱。盧小姐是在二十歲那年被比她大五歲的保險隊張隊長娶回家的。據說這位頗有姿色的女子很識大體，從不爭寵，待趙氏所遺子女如同己出。她也為張家生了兩個女兒。

分配在正廳西間的三夫人也許是張作霖六位夫人中最漂亮的一位，因為史料上說戴氏「容貌極美」，不然，已是巡防營統領的張作霖是不會破費萬元將這個某縣捕盜班頭（刑警隊長）的兒媳婦贖作自己屋裡人的。不過因身分問題，張統領暫沒往家裡領，而是在外另租了處房子時常過去「寵幸」之。傳說這位戴美人脾氣不好，得不到滿足時就煩躁，所以張作霖很快就不喜歡她了。女人越是失寵性情就越壞，而越壞男人就越煩。如此惡性循環終致悲劇上演，她終於離府出家，削髮為尼，沒幾年即香消玉殞。

四夫人許樹錫比張作霖小十三歲。這位隨母流浪到新民府的貧家女兒是清早在井臺上打水時被張統領看上的。那時，統領大人年方三十一歲，她才十八歲。她是與戴氏同時被擡回家中的。老公已有一妻一妾，卻又一舉招回兩房夫人，實在令他的弟兄們豔羨！許氏被安排在東廂房裡安身，在這間屋裡，她前後生下了兩女兩兒（小兒張學思後來成為共和國的海軍參謀長，「文革」



中被迫害致死)。只是，就在她盼望自己能「升格」搬到三夫人空出來的正廳的時候，一個比她更年輕也更漂亮的女子又被擡進了帥府，並後來居上地「填」了正廳的空房。

此人即五夫人壽懿。她本是清朝黑龍江將軍壽山與外室王氏所生的女兒。滿漢精華孕育的壽姑娘生得小巧而秀麗，但童年卻並不歡樂——生父死後，母親不堪將軍家人的歧視，便帶她返回老家並用私房錢供她上學。進入奉天新式學堂的姑娘改隨母姓，學名王雅君。然而，就在中學畢業典禮上，當王雅君代表全體畢業生登臺致答詞的時候，臺下的奉天省最高領導人張作霖的小眼睛瞪圓了。督軍兼省長大人哪管該女生比自己小二十三歲，只要秀色可餐，就果斷地把這位聰慧可人的少女扒到了自己盤中，天天大快朵頤。為了不讓洋學生感到委屈，他直接讓這位五夫人越級住進了正廳西房，當年，又為她建了後院那座小青樓。這位五夫人遂改回原名並隨了夫姓，成了「張壽懿」。關於這位五夫人，故事多多，後面再講。

與東廂房相對的西廂房，是張作霖的長子張學良與于鳳至完婚並居住的地方。2001年深秋我與同事小軍來此參觀時，遠在美國的少帥剛過世沒幾天，人們把這間屋子布置得像靈堂一樣：巨幅的張學良照片迎面而立，遼寧省、瀋陽市領導機關和張家親屬故舊獻的鮮花堆得老高，《千古功臣——張學良將軍業績展》吸引了眾多的參觀者。這一次，張學良的戎裝蠟像不見了，「九一八事變」後他與蔣中正在石家莊的火車專車上的緊急會見場景也不見了，展版上的一些文字似也有所改動——想必張學良晚年對當年東北軍為何不抵抗的申明，令故鄉的人們不知所云。垂暮的老人曾告訴專程採訪他的日本 NHK 記者說：

我當時沒想到日本軍隊會那樣做。我想絕對不會的。我認為日本是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

瀋陽：奉天猶存將帥府

了不抵抗命令。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國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他對自己的傳記作者唐德剛教授也鄭重地說過：

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

真是仗義的東北漢子！儘管幽禁了他半個多世紀的蔣介石早已謝世，儘管人們總把當年喪失東北的屎盆子扣在蔣某人頭上，但這位當事人卻一點兒不肯就勢為自己解脫。張學良算不算「民族英雄」姑且不論，但就憑其一生坦蕩無私的襟懷，我也願向這屋的故主人一焚心香。

出四合院，就是大青樓。此樓太值得參觀了！上次我來時，整個樓體罩著鐵管與繩網，「施工重地閒人免進」的大牌子把遊客全擋在了假山之外。如今，歷時三年的修復工程已經竣工，據說，遼寧省為此投資了六千多萬元。簇新的大青樓成了整個大帥府建築群的最亮點。

樓內走廊呈 L 型，兩側一間間房屋，可都是風雲際會的歷史名宅。一層是當年張作霖的屬地，大門西側是他的臥室，東側是他的辦公室，對面是闊綽的會客室。有意思的是，會客室裡還擺放著兩張紅木菸榻，大帥和奉軍老弟兄們談軍機大事時，總要躺在榻上抽上幾口大菸。民國十一年（1922），奉軍第一次出關與占統治地位的直系大戰，幾位老哥起初都不贊成，但因張作霖堅持，夥計們便磕滅了菸火，各領本軍殺入關內。結果，奉軍敗於吳佩孚統轄的直軍，張作霖被北洋政府一撻到底，免去本兼各職。不過奉天的弟兄們堅絕不聽中央的話，自行給了張大帥一個



從西式大青樓看中式四合院。

新的職位——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並通電全國宣布東北「自治」、「獨立」，弄得北京政府一點脾氣也沒有。張作霖與奉軍弟兄們「整軍經武」，很快就又有了問鼎中原的實力。於是，國內各派紛遣使節至此，南方的孫中山與下野的北洋元老段祺瑞都派重要幹部前來奉天，經幾番討價還價，張、段、孫三角同盟終於成立起來，為此，國民黨人汪精衛竟然六訪「奉張」，孫中山的大公子孫科也曾前來拜訪。張作霖雖無文化，但卻很精明，為人處世極有分寸，他親自與汪先生會談，卻令「小六子」與孫公子談判——輩分不同嘛！民國十三年（1924）夏，這位黑土地上成長起來的草莽英雄，第二次出關挑戰直系，終在直軍叛將馮玉祥的幫助下一舉獲勝，他也隨軍入關，自茲離開了他的這座西洋式的水泥「軍帳」。等他於民國十七年（1928）6月4日清晨回來時，已經奄奄一息，日本關東軍預埋的炸藥炸翻了自北京返回奉天的安國軍政府大元帥的專列。副官抱著一身是血的大帥直接